

# 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BA SHU SHU SHE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巴蜀书社

# 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责任编辑：梅锦辉 栾永平

封面设计：李文金

**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1/16 印张22插页2字数53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90册

ISBN7—80523—295—4/K·65

定价：12.00元



徐中舒先生像

## 前 言

徐中舒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全国六届人大代表，四川省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四川大学历史系名誉系主任。

徐中舒先生七十多年如一日，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和文献学等方面，发表了120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共计三百多万言。徐先生的论著，内容翔实，论证严密，宏富精深，多有创见。不少学术见解至今仍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赞许，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徐先生被当今史学界公认为史学大师。

在教学上，徐先生以其高尚的品格，自强不息的精神，辛勤耕耘，诲人不倦，人师风范，影响深广。他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执教，从1937年起，一直在四川大学任教。数十年来，门墙桃李，遍及全国，培养了众多人才，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88年10月，由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四川省历史学会和四川大学在成都召开了纪念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与会同志畅谈徐先生七十年来教书育人的感人事迹和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努力创新和执着追求，一致认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会议还收到各地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多篇，编辑了这本纪念文集，作为向徐中舒先生祝寿和永久的纪念。

谨向惠赠文稿的诸位先生及热情支持的各单位负责人，尤其是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学术基金会和承担编辑出版的巴蜀书社衷心的感谢。

四川大学历史系

1989年6月

AAD78/0901

# 目 录

## 前言

|                           |           |
|---------------------------|-----------|
| 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        | 李学勤 (1)   |
| 古文释读三则·····               | 袁锡圭 (9)   |
| 穆世标准器——鲜盘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   | 黄盛璋 (23)  |
| 殷契卜辞“田”字说·····            | 杨升南 (35)  |
| 释“自”并兼论古代的契刻记事·····       | 袁庭栋 (72)  |
| 宾组卜辞的时代分析·····            | 彭裕商 (87)  |
| 关于“自历间组”卜辞的一些问题·····      | 方述鑫 (114) |
| 论文字本义应于偏旁相从诸字中求证·····     | 伍仕谦 (130) |
| 《尚书·尧典》“敬授人时”一段文字的解说····· | 常正光 (145) |
| 商族源和相关的问题·····            | 孟世凯 (154) |
| 关于召伯虎簋的考释及“仆庸土田”问题·····   | 斯维至 (163) |
| 井田制研究的卓越贡献·····           | 马 曜 (170) |
| 西周国野关系简论·····             | 赵世超 (182) |
| 论春秋时代晋国军事制度和军事策略·····     | 应永深 (190) |
| 亳社为“亡国之社”辨·····           | 徐亮工 (200) |
| 孔教质疑·····                 | 罗世烈 (207) |
| 评《战国策选读》·····             | 缪文远 (222) |
| 苍梧、西瓯和乌浒·····             | 蒙 默 (232) |
| 汉代货币的演变及其相关问题·····        | 宋治民 (247) |
| 居延王莽简补正·····              | 高大伦 (260) |
| 陶侃论·····                  | 杨耀坤 (271) |
| 唐代关于石鼓文的研究及其评价·····       | 张勋燎 (284) |
| 北宋《太祖实录》纂修考析·····         | 蔡崇榜 (293) |
| 《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传》书后·····      | 冯汉鏞 (302) |
| 徐老与明清档案·····              | 刘永成 (307) |
| 清前期重庆行会简析·····            | 冉光荣 (315) |
| 古汉语中最早的使动意动用法·····        | 李 曦 (325) |
| 徐中舒先生对学术、教育的贡献·····       | 吴天骢 (330) |

# 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

李学勤

三十多年以前，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河南信阳长台关有农民打井，无意中发发现一座规模相当大的楚木椁墓。第二年三月，该省考古学者对这座墓进行发掘，田野工作于五月底结束，这就是著名的长台关一号墓。发掘简讯在当年九月发表<sup>①</sup>，值得称道的是附有墓中出土竹简的成套照片，迅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长台关一号墓的年代，根据近年考古研究成果，可推定为战国中期<sup>②</sup>。所出竹简共有两组，原放于墓中不同位置。第一组简在墓前室东部，列鼎北侧，已被破坏残断；第二组简则在左后室东部，保存较为完好。两组简的长度和编联方式也不一样，第一组简据估计原长约45厘米，以洛阳金村战国尺长23.1厘米推算<sup>③</sup>，接近当时二尺，用黄丝线三道编；第二组简长68.5至69.5厘米，近于当时三尺，用黑丝带两道编。

两组竹简内容的性质，第二组是记录随葬物品的造策，学者间无异议；第一组与之不同，也更受到重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在报纸上写了一篇小文<sup>④</sup>，对这组简作了初步探讨。一九五九年，高承祚先生的《信阳出土楚竹简摹本》<sup>⑤</sup>，作了整理缀合，并有释文。一九六三年，史树青先生撰《信阳长台关出土竹书考》<sup>⑥</sup>，也有这组简的释文。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学的学者发表研究该组简的文章<sup>⑦</sup>。长台关墓的发掘报告在一九八六年出版<sup>⑧</sup>，收有经拼接的竹简照片及刘雨同志的释文、考释。

这第一组简，一九五七年的简报曾说，“内容可能是与墓主有关的记载”。后来大家多主张是属于儒家的佚书，这一看法是从我当年那篇小文开始的。我指出这组残简系一篇“竹书”，又说从文句中有“先王”、“周公”、“三代”、“君子”等词看，应属儒家。史树青先生进一步认为，“它可能是春秋战国之际有关儒家政治思想的一篇著述，其中心内容为阐发周公的法治思想。”中山大学学者的论文也说：“其内容与子思、孟轲的思想相仿佛”。发掘报告中说“对思孟学派思想的研究有所帮助”，观其与之相合。

现在看来，把这篇竹书判归儒家，恐怕不一定对。

这组简残缺已甚，报告编为119号，现存470多字，大多不能属读。其中保存字数最多的两支，报告所附释文为：

“□□□周公戡然缶(作)色曰：乌夫！戡人害(格)上则型(刑)戮至。刚”

“曰：乌夫！戡人刚恃，天道於刑尙(者)，有主(堂)戡(贤)”

释字方面还有一些疑问，如“乌”字，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释同，但古“乌”、“於”一字，而简上两字并见，则是否“乌”字尚可讨论，又如“戡”字，疑从“戡”省，读为“李力”。虽然存在这样问题，简文大意仍然可以读通。中山大学学者论文取得一项突破性的收获，便是在传世文献中找到同简文相当的文字。论文说：“《太平御览》卷八百二中有一段儒墨对话形式的《墨子》佚文：‘周公见申徒狄曰：戡人强气则戮至’，内容语气与竹书如出一辙。”这一发现为解开竹书性质之谜提供了3钥匙。



这段《墨子》佚文见《太平御览》卷802珍宝部一，原文是：

“《墨子》曰：周公见申徒狄曰：‘贱人强气则罚至。’申徒狄曰：‘周之灵珪出于土，楚之明月出于蚌蜃，五象出于汙泽，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里（异），此诸侯所谓良宝也。’”

孙诒让《墨子閒诂》附录《墨子佚文》收入此条，并举出《御览》所载另一条：

“申徒狄谓周公曰：‘贱人何可薄也？周之灵珪出于土石，随之明月出于蚌蜃，少豪大豪出于汙泽，天下诸侯皆以为宝，狄今清退也。’”

还有《艺文类聚》所引一条：

“申徒狄曰：‘周之灵珪出于土石，楚之明月出于蚌蜃。’”

这两条可与《御览》卷802一条互相补正。《御览》卷802该条下又引《淮南子·说山》：“周之简珪产于石，大豪神龟出于沟壑。”今本作：“明月之珠出于龙蜃，周之简珪生于垢石，大蔡神龟出于沟壑。”当系自《墨子》因袭而来。

毕沅《墨子注》讨论这段佚文，以为是《墨子·耕柱》的脱文。《耕柱》有段类似文字，作：“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随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但与同篇上下文对比，文意已完，又未言及申徒狄，孙诒让认为同佚文无关，是正确的。这段佚文只能是《墨子》的佚篇。我们在长台关简中既然找到这段佚文的一部分，这组简非常可能就是《墨子》的佚篇了。

简文有“贱人”一词，亦常见于《墨子》，如下列各例：

《兼爱下》：“又与今人之贱人。”

《节葬下》：“存夫匹夫贱人死者。”

《明鬼下》：“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

《非乐上》：“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贱人不强从事”。

《贵义》：“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豈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伊尹，天下之贱人也”。

《鲁问》：“今贱人也”。

此词罕见其他古籍，可以做简文是《墨子》佚篇的证据。

简文还有“尚贤”一词，明显是《墨子》特有的术语，见《尚贤》三篇及《鲁问》。

至于被指为儒家术语的一些词，其实都见于《墨子》，如“三代”见《尚贤中》、《节葬下》、《天志》三篇、《明鬼下》、《非命中》、《贵义》、《公孟》和《鲁问》；“君子之道”见《修身》、《明鬼下》和《非儒下》。“先王之法”虽未见今本《墨子》，但《非命上》有“先王之宪”、“先王之刑”，其意义正同。“周公”见《所染》、《非儒下》、《耕柱》、《贵义》和《公孟》。

简文有“豳(邕)弟君子”(1-011)，系引《诗》。按《墨子》常引《诗》，如《尚贤中》引《桑柔》，《尚同中》引《皇皇者华》、《所染》和《非攻中》引佚诗。因此，长台关这一组简引《诗》也是不奇怪的。

再从思想的角度考察。结合《御览》等所引及简文，可以了解的这一段是周公和中徒狄间的对话。周公对中徒狄所说，当具

体有所指，故简文云：“周公勃然作色”。周公认为贱人若恃强格上，则必遭刑戮。申徒狄则加反对，主张不可轻视贱人，以玉珪出于土石，宝珠出于蚌蜃等为例，说明贱人中也有必须重视的人才。这和今本《墨子》各篇对贱人的看法，例如举出汤臣伊尹曾为贱人，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墨子所说的“尚贤”，所谓“举义不辟贫贱”（《尚贤上》）。由此可见，简文的思想内容恰合墨家的宗旨。

申徒狄见于不少古书，主要是他投河而死的故事，但关于他的时代却有不同说法。记载较详的是《韩诗外传》<sup>⑧</sup>：

“申徒狄非其世，将自投于河，崔嘉闻而止之曰：‘吾闻圣人仁士之于天地之间也，民之父母也。今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吴杀子胥、陈杀泄冶而灭其国，故亡国残家非无圣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沈于河。”

《新序·节士》略同。由所举人物有子胥、泄冶看，申徒狄应晚于春秋时期。

《淮南子·说山》：

“申徒狄负石自沈于渊，而弱者不可以为抗；弦高诞而存郑，诞者不可以为常。”

又《史记·邹阳传》狄中上书有：

“是以申徒狄自沈于河，徐衍负石入海。”

《汉书》作“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王念孙据《史记索隐》引《新序》云“抱甕自沈于河”，认为“雍”与“甕”字通<sup>⑨</sup>。邹阳以申徒狄、徐衍

对举，和《淮南子》以申徒狄、弦高对举一样，人物时代都属春秋战国，与《韩诗外传》、《新序》是一致的。

《庄子·外物》则有另一说法：

“尧与许由天下，许由逃之。汤与务光，务光怒之。纪他闻之，帅弟子而跖于谿水，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又《风俗通义》引《尸子》：

“申徒狄，夏贤人也。汤以天下授之，耻以不义闻，已自投于河。”<sup>①</sup>

这可能是因申徒狄疾世自尽传说讹而成，不足信据。

《墨子》佚文本身也具有时代标记，如周、楚、和氏之璧等词。《墨子閒诂》据此同意《史记索隐》引韦昭所云申徒狄系六国时人，是有道理的。

佚文载周公与申徒狄对话，很容易理解为殷周之际的事情。《汉书·郅阳传》注引服虔说申徒狄为“殷之末世人也”，很可能由此而来。实际上这里的“周公”未必是周公旦。孙诒让说：“此周公或为东西周君”。按战国前期周考王封其弟揭为西周君，是为西周桓公；到战国中期周显王时，西周惠公又封其少子班为东周君。考虑到申徒狄以及墨子的年代，此处“周公”应以西周君为是。

《墨子》佚篇在长台关楚墓中发现，与墨学的传流有关。墨子本人曾到楚国，见楚惠王。《文选》注引《墨子》佚文：“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亦见余知古《诸宫旧事》）他又曾和楚封君鲁阳文子相会议论，还派弟子耕柱子仕于楚国，可见墨学在

战国前期即已在楚地传流。公元前三八一年，楚悼王死，阳城君因攻吴起事获罪，墨者钜子孟胜死难，弟子死者八十余人。至楚威王时墨家田鸠又来到楚国，与威王问答，所谓墨分为三，南方之墨者鄧陵子为楚公子之后，苦获，已齿也应为楚人<sup>②</sup>。由此可知，战国中期楚国的墨学相当兴盛，《墨子》佚篇竹简的出现完全不是偶然的。

前面已经说过，长台关这座墓属战国中期。以此墓出土器物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对比，年代略早<sup>③</sup>。望山一号墓的年代可推定在楚宣王、威王之间<sup>④</sup>，所以长台关此墓可能在战国中期前半。大家知道，墨子的卒年约在周安王时（公元前四〇—至三七六年），甚至有估计到安王末年的<sup>⑤</sup>，所以竹简的年代同墨子相距甚近。这可以证明，《墨子》书中一些和这篇佚文体例接近的篇章，年代也未必象某些学者精想的那样晚。对于研究墨家传流，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推论。

### 注 释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② 郭沫若：《信阳墓的年代与国别》，《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③ 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三，文物出版社。

④ 李学勤：《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光明日

报》1957年11月27日。按标题乃该报编者所定。

⑤ 商承祚：《信阳出土楚竹简摹本》，晒蓝本。

⑥ 史树青：《信阳长台关出土竹书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3年第4期。

⑦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十章，文物出版社。

⑧ 河南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

⑨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卷一，第二十六章，中华书局。

⑩ 王先谦：《汉书补注》五十一。

⑪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姓氏》，中华书局。

⑫ 孙诒让：《墨子閒诂·后语·墨学传授考》。

⑬ 同⑧第121页。

⑭ 同⑦。

⑮ 同⑫《墨子年表》。

# 古文字释读三则

裘锡圭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和上古史研究者释读古文字资料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仍不免时有误释，下面举三个例子。

## 一、释“士”

1974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长沙树木岭发掘了一座战国墓，出土物中有单字铜印一枚，印文发表在发掘简报“长沙树木岭战国墓阿弥奈西汉墓”一文中，字作“干”形（《考古》1984年第9期780页图二），简报释作“干”（同上791页）。1978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又在益阳赫山庙战国墓群的24号墓中发现了一枚同文玉印（《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533页图一、二之15），发掘报告《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也把印文释作“干”（同上535页）。

今按：“干”字在古文字里写作“𠂔”，上端不作平划，上举印文其实是“士”字，但是在两篇报告里都被倒置了。这两枚“士”的印都出土于古之楚地。《古玺汇编》（以下简称“汇”）165号的“行士𠂔”，从“𠂔”字“金”旁的写法来看无疑是一枚楚印，“士”字二横划等长，写法跟这两枚印完全相同。①

传世战国印中屡见“士”字印。《汇》即收入三枚（5121—5123）。此外，传世战国印中尚有“士𠂔”（《汇》4581）、“上士”（《汇》4632—4634）、

“王之上士”(《汇》4819—4823、4825、4826)、②“上士之又”(《汇》4844—4851、4824)、③“侯士”(《汇》1664、1665、4681、5695、1663、4670、4671、5403、5593)、④“正行治士”(《汇》4875)、“士正七私”(《汇》4881—4883)等印。这些士印应该大都是身分为士的人所佩带的。

1984年发掘的树木岭战国墓是长2.5宽1.8米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品除铜印外有铜鼎、匕首、矛、玉璧各一件，此外还有已经朽烂的漆器(《考古》1984年第9期790—791页)。发掘简报根据鼎和匕首的形制定此墓为越人墓(同上791—792页)。看来墓主可能是为楚国贵族服务的越族武士。1978年发掘的赫山庙24号墓是长2.9宽1.35米的竖穴坑墓，随葬品有铜剑格、铜镜各一件，陶壶、豆、勺、匕各二件。墓主也许是一个比较富贵的文士。

## 二、释“邢”

近年，北京大学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在调查河南温县东南10公里的北平皋村古城遗址时，采集到一些很有价值的东周陶文。调查简报报导说：“我们在一带采集的陶器(主要是豆)标本中，曾发现数十件有戳印陶文，大都是一器一章，而印‘邢公’二字，或仅印一‘公’字……邢字……或以邑加土……或以阜加土……因陶文出土于一地，可见这几种写法是相通的。……从陶文所属之盆、豆的形制来看，大都与晋文化第七、八段者相类似，亦即相当于春秋中期到春秋战国之交。”(《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7页)。根据旧说，周代的邢丘就



是汉以后的平皋。⑤“邢”字古代本写作“邢”。所以调查简报认为“邢公”陶文的发现，确证“春秋晋国‘地近河内怀’的邢丘，就是今天温县的北平皋村”（同上8页）。这是很正确的。不过简报把陶文的“公”看作爵称，是否合乎事实恐怕还需要研究。简报又认为“陶文公字颇具西周晚至春秋时期的特点”（同上），其实战国时代也有这来写法的“公”字（参看《古玺文编》18—19页），这个字在断定年代上并没有多大价值。陶文时代的上限能否早到春秋中期，恐怕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更重要的一点，是简报把北平皋村所出的“邢公”陶文也释为“邢公”，使这种重要性一点也不低于“邢公”陶文的资料没有起应有的作用。我们如果对简报图六（《文物》1982年第7期7页）所发表的北平皋村遗址出土的几种陶文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左起上层第一、二两种陶文都不能释为“邢公”。第一种陶文的首字作，显然是从邑舟声之字。第二种陶文的首字作。李家浩同志在《信阳楚简“曾”字及从“类”之字》一文里已经指出，在战国文字里“舟”字可以写作等形（《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191—192页），可知这个字跟第一种陶文的首字是一字的异体。

战国古印所见姓氏字中有字（王常《集古印谱》6·25“郟臯”印）。战国货币中有一种方足大布，面文作百涅（《古钱大辞典》197号），又有一种方足布，面文作（《东亚钱币》4·37）（《辞典》259号）等形（后一形“水”旁移至上方）。我在《战国货币考》（十二篇）榆次布考》中，根据榆次布字所从的“俞”往往写作等形